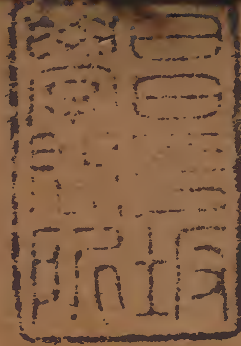


朱子文錄

上

元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一〇	九一〇	一〇
二五	一〇	九一〇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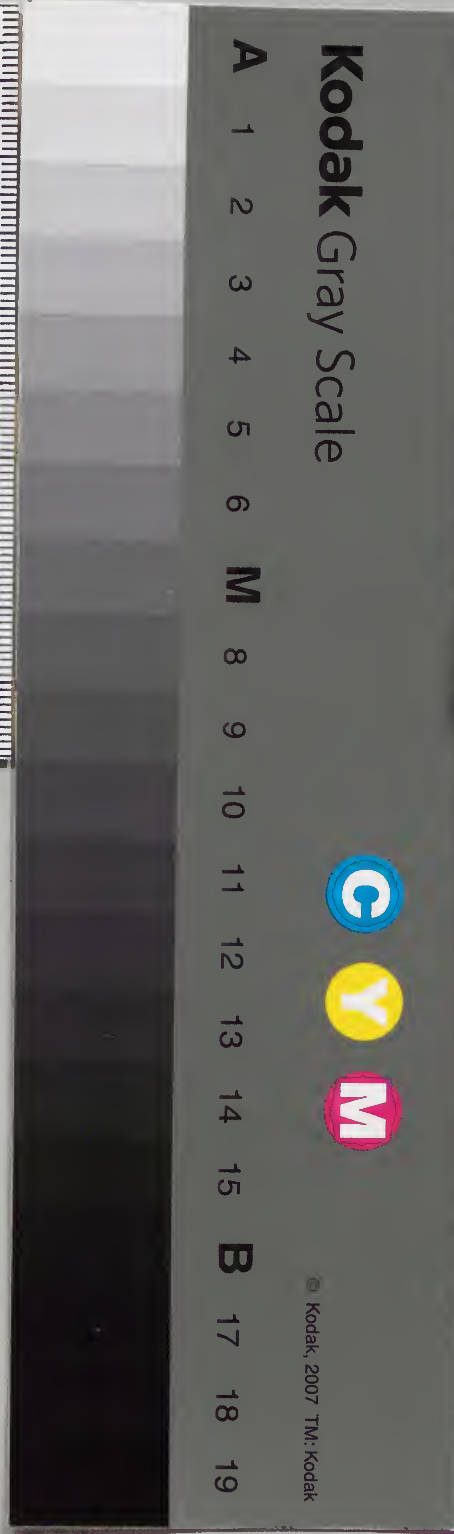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三	一〇	四	二
二五	一〇	四	二
元	二	〇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0
冊數	4 (1)
函號	298 271

儒家 五三

共四

298-271



朱子文錄卷上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
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
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
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
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
物為心亦謂此也

○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敬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入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

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

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樂記動靜說

文集六十七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

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
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
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
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
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
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
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
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
天理入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
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
天理而窮人欲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
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
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
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
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
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
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深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
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王氏續經說

上同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

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於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

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

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
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
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
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
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
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
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
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
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
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

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棄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
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
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
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
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
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
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
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
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
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
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

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養生主說

同上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猶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

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

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枝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

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觀心說 同上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具

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入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向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及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格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

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即

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讀大紀

文集七十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入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豪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亦不容其有纖豪造

毫

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

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背然其一無所覩也雖
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
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
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
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
論則似若有為是道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
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
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存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
不能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
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
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

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
之說而自謂可以不論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
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
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
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
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
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
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
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推陷廓清之
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又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為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為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琪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

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

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温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摯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散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

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

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它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而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

益於性分之外故也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
 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
 用之間所以去入怒復大禮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
 至順而無難也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
 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
 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
 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
 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
 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
 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

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
 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
 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
 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
 甚簡約然其反覆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
 讀深思反覆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
 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
 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
 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

孟子卷上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覆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

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為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繫公處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偽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
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為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
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
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
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
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
其身以必然而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
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

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覓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

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人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真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

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茫乎莫

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又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于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所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趣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滯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

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答陸子靜書

九淵 撫州金谿人 進士 子家山 文集三十六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之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此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沉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

當力請以得為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
思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
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
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
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撰。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
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
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
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
明。則於入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
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臆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
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

象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
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
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
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
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群言
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
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
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
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
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
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

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取後入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

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入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

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

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恠老兄平日自

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
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
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
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
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
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
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
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
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
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

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陳器之書

問王山講義
填永嘉人字清室

文集卷八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
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
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
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徃徃以性為不善。
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
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
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
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繞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

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必過廟過朝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
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
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
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
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
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
得形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
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
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
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
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
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
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
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
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
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
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

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其惻隱羞惡恭敬是三

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胸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南軒五峰諸門人
文集卷四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

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夫使人膏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林伯和書 約非 黃巖人進士 文集四十九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

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為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致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

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

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陳同甫書

亮

永康人權第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

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及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且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

入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
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
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入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
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
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
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
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
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
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復更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

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
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
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
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
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
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
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

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
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
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
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
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
之。由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
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
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
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
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
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

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
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
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
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
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
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
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帝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
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
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
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入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有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

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切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它亂倫逆理之事，徃徃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

於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復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

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跖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附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其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說說無益於道且使下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傍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書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為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

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達
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
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
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
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
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
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
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
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
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
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

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
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
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
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
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
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
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
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
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
既往正恐礙却正知是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
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

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接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為芭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為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喻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教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棄

之氣，使知千金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復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棄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兀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哥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昏

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地
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
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
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
作也。如何。如何。

答汪尚書書

應辰 王山人進士 吏部尚書 當時善類之宗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
豈意高明不以為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
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察究
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
願也。瀟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

則來教為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
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
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惟是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
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
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
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
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
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
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誦哉。近世攻釋
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

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溫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揚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

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答程允夫書

先仕山第卷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

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盖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

人揚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
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
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
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
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
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稟固嘗妄解禪學如大悲
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
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
病後瘳先瘳後瘳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
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

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
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
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
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
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
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
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
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
徃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
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閑行之辭縱橫押
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

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那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天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翁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

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於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

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嗟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易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矣耶文仲為蘇所嗟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困學恐聞編序

文集卷之九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早矣然能

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家禮序

上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

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
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
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且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
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
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
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
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
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
以及於禮也喜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常獨究觀古今之籍
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必加捐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
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

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
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
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
意亦或有小補云

論孟集義序

平上同

初曰精義後改系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
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
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
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
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
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

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

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豪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切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

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為言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詩集傳序

卷之七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

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

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此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六其規和之於頌以要

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它求而
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
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律呂新書序

上同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
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
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訛矣。歷魏、周、齊、隋、
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究。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
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

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
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
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摅。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
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
矣。吾友津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
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
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淵深，縝密而通暢，
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
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
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
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

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摺依李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施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京以開

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李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徃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李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李通更欲均調節候被之筦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黨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

朔旦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上同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

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詒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

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旨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

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葺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致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上同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

身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入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所知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入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

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又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溢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朝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析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又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

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文集七十五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
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
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
千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待於其家而伏讀
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
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

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凡若干卷藏之中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
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
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
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
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
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
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文集七十六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
侯兩程先生婁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

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己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完網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管次而無一豪功

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未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遠取觀之蓋多邇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

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又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感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

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它徃徃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傅伯拱字序

上同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

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達寧傳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為禮略矣。然奉手

當膺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之。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蓋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己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守。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己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序。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
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
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
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
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
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
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
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
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
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

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
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
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胃中之所
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
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
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
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
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
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
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
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

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己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復齋記

緣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

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問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席於外而益眩於其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獨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

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以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羨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

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

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迹。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

今

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令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

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
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
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
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
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
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
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
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
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

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詒云。

江州重建瀛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
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
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
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
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
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
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
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河圖

卷一

三

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

奎

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第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

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
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七十八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
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
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
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推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
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
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
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
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

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
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牘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
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
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棄其志士子相從
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
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
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導人乃欲望
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板本書籍行四方者
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
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置書於市上自六
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

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一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書近思錄後 八十一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

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游厭厭以致其博而又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黃仲本朋友說 八十一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入

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入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

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

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談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周子通書後記

上同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既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

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完網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完網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

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蔡神與絕筆 八十三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為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爾

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慾為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辛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喜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為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偽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於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間暇又能無坦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偽為哉夫如

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為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為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葢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周禮三德說

二十七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

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奮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

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

為文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
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
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
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八十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
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
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
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

新學小生驟而議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
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
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
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
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
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
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並記於此云紹熙
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答宋容之書

五十八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

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憤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着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所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為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為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為先之說。

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喻為佳。就此反復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又諭學者 八十五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

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
進邁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讀書之要 千上尚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
首而不列於集註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
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
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
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
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
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
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

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一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
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
序而不可亂也量力而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
句索其肯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躡之
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
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
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
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
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
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
說紛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
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
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真理
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棄於公論而無
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
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
之法也

學古齋銘

上同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

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為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
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誠
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斝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
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上同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比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高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上同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為之銘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

謂彼奚蚩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曰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周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上同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王既為之銘新安朱熹撥其遺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象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敬齋箴

上同

讀張敬夫主一箴。撥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析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豪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文錄卷上

敬齋箴

文政壬午

毫

